

古璽摭遺

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Seal No.4

林文彥

Lin Wen-Yen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技教授

西泠印社社員

摘要

先秦的官、私璽印，坊間博物館印選、私人印集刊載甚多，1981年羅福頤先生等輯錄《古璽文編》、《古璽彙編》二書刊行以來，海內外學者就文字考釋發表了許多極為珍貴且豐碩的研究成果，從古璽驗證史籍，彌補史書之闕佚，對古璽研究的領域與方式不僅有了長足的進步，也深耕了研究的深度。上述二書的刊行對古璽研究雖然幫助頗多，受限於當年的時空環境，除璽印文字考釋容有研商空間，部分璽印或因原收藏者鈐印時未察，印璽方位倒置，以致無法辨識或另作他解。近二十多年來海內外學者陸續發表許多博觀閎論，其中部分璽文，或為矜慎，也一直當做未能辨識的文字處理。本文按《古璽彙編》收錄的部份璽印圖版，參照其他譜錄所載的璽印印蛻，透過版本學要旨及內容分析法，續就璽印文字提出淺見並就正於方家。

【關鍵字】古璽、璽印、單字璽、古璽彙編

一、前言

本文中的「古璽」泛指先秦的官、私璽印。1981年10月北京故宮博物院由羅福頤先生率員搜錄博物館藏品，並博採前人譜錄中古璽，出版《古璽文編》（簡稱《璽文》），內收字頭2773字，並於該年12月將古璽5708方分為官璽、姓名私璽、複姓私璽、成語璽、單字璽、補遺等，連同釋文成書《古璽彙編》（簡稱《璽彙》），不僅引發學界對古璽印及先秦文字研究，從古璽驗證史籍，彌補史書之闕佚，古璽研究的領域與方式不僅有了長足的進步，也深耕了研究的深度。

上述二書搜錄雖稱博採，對古璽研究也幫助頗多，惟受限於當年的時空環境，著錄的璽印並未分域；除部分璽印文字考釋容有研商空間，其中也糅雜編印之瑕疵，部分璽印或因原收藏者鈐印時未察，印璽方位倒置，以致無法辨識或另作他解，混淆釋文之考訂。近二十多年來海內外學者陸續發表許多博觀閎論，其中部分璽文，或為矜慎，也一直當做未能辨識的文字處理。

本研究延續拙文〈古璽擷遺〉¹自《璽彙》中部份璽印所刊圖版，參照其他譜錄所載的璽印印蛻，透過文件分析法，析理出當中的細微處及前人所忽略之所在。採樣時秉持版本學之要旨，參酌案頭度藏印集，匯整前賢、學者閎論，從《璽彙》所徵引的譜錄比對探究，藉由不同版本比較、分析，質性取樣擇錄最佳版本，提出拙見並就正於方家。

二、研究本文

本文特針對《璽彙》所錄璽印印蛻，並參考其他譜錄圖版提出心得，按逐印、逐條方式敘述，在論述之前，首列該璽印於《璽彙》之編印序號，次列原釋文，「·」後為訂補後之釋文，未能辨識的字以「□」代替，之後再敘明分域；文中所舉璽印印例與本文無涉者，囿於篇幅部份隸定、釋讀一概省略，請另參閱所舉原書。

¹ 拙文〈古璽擷遺〉，《書畫藝術學刊》第16期，新北市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2014年7月，第1~20頁。

(一) 5379 □·巢旻(支) 晉系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5379 巢旻(支) 晉系

《璽彙》5379 曾收錄於黃濬《尊古齋印存》，《璽文》縮減璽印中分開的空隙，合併後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13、頁 391；湯餘惠《戰國文字編》(簡稱《戰編》)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137、頁 1046；何琳儀《戰國古文字典》(簡稱《戰典》)則收於附錄「宵部」、頁 1522，釋作「覯」，分域未明。

檢此璽左方作, 與 2478 晉系「穌(蘇)巢」私璽、江陵望山一號墓楚簡 M1·89「王孫巢」等字字形近似，唯此璽「巢」字反作，戰國文字正作、反作往往無別；右方作, 隸作旻，上從口、下從支，何琳儀《戰國文字通論》(簡稱《戰論》)頁 215「繁化」載：「增繁無義偏旁，係指在文字中增加形符，然而所增形符對文字的表意功能不起直接作用。即便有一定的功用，也因其間關係模糊，不宜確指。因此，這類偏旁很可能也是無義部件，只起裝飾作用。」古文字從口、不從口往往無別，例又見《璽彙》0766 燕系「長呂(己)」、1690 楚系「丁畝(改)信垠(璽)」、2611 齊系「緝(紀)賁」等姓名私璽。

戰國文字中璽文或左讀、或右讀也往往無別，此璽從左行右讀，讀為「巢旻(支)」，姓名私璽。《通志·氏族略·周不得姓之國》「巢氏」條云：「有巢氏之後。堯時有巢父。夏、商有巢國，其地在廬江。子孫以國為氏。《左傳》，吳有巢牛臣。後漢有司空巢堪。又巢元方，著《病源》。望出彭城。宋朝登科有巢安上，眉洲人。」說又見唐·林寶《元和姓纂·肴韻》(簡稱《姓纂》)；《說文·支部》：「支，小擊也。從又、卜聲。凡支之屬皆從支。」《戰典》頁 394 亦載有《古陶文彙編》(簡稱《陶彙》)3·507「王卒左段昌裏支」，齊陶「支」字做為人名可參。

(二) 5396 □·王土 疑燕系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5396 王土

《璽彙》5396 曾收錄於羅振玉《赫連泉館古印續存》，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¹，收於附錄 110、頁 585；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753、頁 1123。

檢此璽字作^璽，上作^王，下作^土，兩字下方筆畫皆往兩側向上延伸，收筆處皆加一襯線，與舊稱「召伯簋」的「祗」字金文^𠄎下方筆畫加襯線同，用為祗敬的「祗」字，《三體石經·尚書·君奭》則作^𠄎²。

璽字上、下兩部件皆做筆畫延伸處理，為戰國燕系常見的特色，據其字形上作^王，突出原弧形斧刃，隸為「王」，下作^土，承襲上方筆法，隸作「土」；以單字看來，該字可隸為「圭」，或釋作「玨」、「垚」，唯「圭」、「玨」、「垚」等字後世字書未見，因此宜改隸「王土」二字，為燕系姓名私璽。

王，姓氏，見《通志·氏族略·以爵為氏》：「王氏。天子之裔也。所出不一，有姬姓之王，有媯姓之王，有子姓之王，有虜姓之王。……以其所出既多，故王氏之族最為蕃盛云。」說又見《姓纂·陽韻》，例見《璽彙》0370~0657「王」姓諸璽。

「土」字做為人名，見《璽彙》2837「櫛（郭）生土」燕複姓私璽、1931「登（鄧）土」楚系姓名私璽，此二璽「土」字在戰國文字中或因形訛現象，亦可釋為「士」，唯本條「土」字並無形訛問題，仍宜釋作「土」。

² 陳劍〈上博竹書《周易》異文選擇（六則）〉，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12月，第148頁。

(三) 5437 □·余(璽) 燕系 單字璽



《璽彙》5437 原釋「□」



《璽彙》5437 180 度倒轉 余(璽)

《璽彙》5437 曾收錄於羅振玉《赫連泉館古印續存》，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52、頁 470；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³，收於附錄 639、頁 1109。

檢此璽³字形不論隸作「山」或「出」，皆不見於後世字書，又或釋「八山」、「小山」合文皆非是。李家浩曾舉戰國文字中「口」旁的特殊寫法，認為「戰國文字往往把『口』旁寫作『山』字形」，將此字釋作「凸」，並舉「凸」的字形結構與「凸」的『凸』字相同，……把『口』旁寫作『山』字形還是燕國文字的特點。」³，李文可備一說。不過，以本璽文字³而言，係屬孤例單字璽，所謂的「山字形」係就³而言，與李文所列獨立「山」形如³(5308)、³(5556)、³(0363)或言部如³(5282)、³(3515)、³(5456)等所作字符³、³、³、³、³、³皆有所差異，就本璽而言並無其他可資相關比對字符，得以佐證將本璽³下部字符「『口』旁寫作『山』字形」的硬證，直接釋「口」恐失穩妥。

「余」單字璽見《璽彙》5225~5241 及 4584「曲余(璽)」等，《璽文》2·1、頁 17「余」字條下除原載 5242 作³(拙文〈古璽摭遺〉已另改釋「示」，參注 1)外，4584 作³、5234 作³、5225 作³、5227 作³等形，並云：「璽文余借為璽。璽字重見。」各域因字形稍有變異，餘皆上作箭矢狀如³(5225)、³(5227)、³(5239)、³(5241)、豎畫穿透上方箭狀筆畫作³(5229)、³(5234)或箭矢填實作小三角形如³(4584)。

竊疑此璽係鈐蓋時方位倒置，旋轉 180 度後字作³，與 5228³、5231³、5236³、5237³、5238³、5239³、5240³、5241³「余」字字形同，只是上方弧

³ 李家浩〈燕國“洧谷山金鼎瑞”補釋—為紀念朱德熙先生逝世四週年而作〉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李家浩卷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 12 月，第 150~154 頁。

線往中豎線做跨張延伸，當隸作「尪」，讀作「璽」；做為璽印紋樣的下方左右筆畫，做向上外揚處理，與上方弧線往中豎線做跨張延伸，皆燕系璽文習見的「彎曲筆畫」處理特色。

(四) 5443 □·𣪠 分域未明 姓氏私璽



《璽彙》5443 原釋「□」



《璽彙》5443 180度倒轉 𣪠

《璽彙》5443 曾收錄於陳介祺《陳簠齋手拓古印集》，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87、頁 540。

此璽𣪠《戰典》頁 497 釋作「𣪠」，並云：「𣪠，商代金文作𣪠（父癸尊彙作𣪠）、𣪠（𣪠口鼎），象人舉雙手之形，舉之初文。」分域未明，可備一說。

不過依此單字璽竊疑係鈐蓋時方位倒置，旋轉 180 度後字作𣪠，與《汗簡·木部》「𣪠」字作𣪠同，《戰典》頁 909 載：「𣪠，讀𣪠，姓氏，今東莞人，本姓薛，避仇改為𣪠氏，見《姓苑》。」本條此璽旋轉 180 度倒置後釋作「𣪠」，為姓氏私璽，分域未明。

(五) 5446、4762 爾□□·小有尪（璽）或又（有）小尪（璽）
分域未明



《璽彙》5446 小又（有）尪（璽）或又（有）小尪（璽）



《璽彙》4762 小又（有）尪（璽）或又（有）小尪（璽）

《璽彙》5446 曾收錄於《故宮博物院藏印》，原釋「尪□□」，下部第一、

二字《璽文》失收。

《戰典》頁 909 釋「𠄎（𠄎）小余」，並云：「𠄎，讀𠄎，姓氏，今東莞人，本姓薛，避仇改為𠄎氏，見《姓苑》。」檢此璽印文三字分列於三個不同方向，最上方璽文𠄎正作，釋作「余（璽）」；右下方印文𠄎倒置，旋轉 180 度後字作𠄎，此璽印文與《璽文》3·9~10、頁 64~65「又」字條所列 4813~4815𠄎、𠄎、𠄎、4818𠄎、4811𠄎、4809𠄎、4559𠄎及 5472𠄎等字形或正作、或反作同，下云：「璽文以為有字。」戰國文字正作、反作往往無別，釋「又（有）」殆無疑義。左下方印文朝右傾斜九十度作𠄎，經回復正作後作𠄎，釋為「小」。

何琳儀《戰論》將戰國文字形體演變分為「簡化」、「繁化」、「異化」等現象，「異化」中又歸納為：「方位互作」、「正倒互作」、「正側互作」、「左右互作」、「上下互作」、「內外互作」和「四周互作」等，「方位互作」條云：

方位互作，係指文字的形體方向和偏旁位置的變異。形體方向和偏旁位置不固定的現象，殷周文字中早已有之。戰國時代，由於政令不一，文字異形，其方向和位置的安排尤為紛亂。……其中又以「左右互作」出現頻率最高，「四周互作」、「上下互作」次之，其他各類比較罕見。

此璽係形體方向採用「方位互作」、「正倒互作」、「正側互作」等異化現象。

《璽彙》4762 另收錄同文璽印一方，原收於林廷勳《鈔印集林》，此璽「又」字字跡較 5446 斑駁，辨識不易。經比對可見兩璽印式、璽文皆同，《璽彙》4762 亦當釋為「小有余（璽）」或「又（有）小余（璽）」，分域待考。

（六）5514 □·芋𠄎（「魏」或「委」） 分域未明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5514 芋𠄎（「魏」或「委」）

《璽彙》5514 曾收錄於陳介祺《陳簠齋手拓古印集》，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2、頁 370；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將此璽割裂成，收於附錄 006、頁 1029。

檢此璽係二字合文兼用借邊處理，上作、下作，「芋」見楚系 2262「芋筐（附）」、2290「芋咎恚」（或「恚一恚」，《玉篇·心部》：「恚，彌婢切，安也，或作恚。」，《類篇·心部》：「恚、恚，綿批切，心惑也。或從迷、恚。又，母媿切，撫也。恚，又弥计切，懷也。」）、2302 芋垕及《陶彙》6·105。《集韻·曠韻》：「芋，芋尹，楚官名。」《通志·氏族略·以官為氏》載：「半尹氏。楚有大夫半尹，申无字之后。」說又見《姓纂·紙韻·半尹》，疑當屬以官為氏。

此璽第二字《璽文》、《戰編》割裂成，缺損兼用借邊處理的下方橫畫，字形因而無法辨識，經復原後呈，與 2315 晉系「陽匡（魏）隗（垕一府）」、中山王鼎「匡賃之邦」字形同，隸作「匡」。

《汗簡·禾部》載：「，魏，出《字略》。」《古文四聲韻·未韻》「魏」字條下載：「，雲臺碑。，李商隱《字略》。」《集篆古文韻海》卷四·去聲未韻「魏」字亦載、字形；另據《戰典》頁 1169「魏」字條載：「魏，從委，鬼為迭加音符。委本義為委隨柔弱，引申為美貌。《廣雅·釋詁》一：『魏，好也。』委、魏一字之孳乳。」頁 1170「匡」字條載：「匡，從匚（曲），委省聲。疑委之異文。《汗簡》中一·三七魏作，疑亦從委省聲。」上揭《汗簡·禾部》、《古文四聲韻·未韻》及《集篆古文韻海·未韻》「魏」字條所載、、、、，與本條、2315、中山王鼎，疑皆一字異構，隸為「匡」，釋作「魏」或「委」。

《璽彙》5514 釋作「芋匡（『魏』或『委』）」，為姓名私璽，分域未明。

（七）5523 □·媵卩（節） 秦系 姓名私璽

《璽彙》5523 曾收錄於商承祚《契齋古印存》，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31、頁 428；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436、

頁 1083。



《璽彙》5523 姪卩（節）

施謝捷〈談《古璽彙編》存在的幾個問題〉、《古璽彙考》或為矜慎，僅列字形姪，秦印，未釋⁴。

檢此璽字作姪，似為一字，細審可見分屬姪、卩兩個字元，左釋「姪」，《戰典》頁 869 將此璽釋「姪」，並云：「《集韻》：『姪，女字。』；《說文》：『姪，倭也。从女、垂聲。』」「姪」字又見《玉篇·女部》、《廣韻·寘韻》、《集篆古文韻海·寘韻》（姪，原誤刊為「誣」，丁治民據《集韻》和篆體校補為「姪」），《類篇·女部》載：「姪，樹偽切，女字，亦姓。又竹惠切，誣，誘累也，或從女。又馳偽切，又女惠切，又是為切。」知「姪」字亦做為姓氏。

此璽右上方卩與 4826 「王之上士卩（節）」卩字字形同，顯為「卩」字，《說文·卩部》段注：「卩，瑞信也。瑞者，以玉為信也。《周禮·典瑞》注曰：『瑞，節信也。』典瑞若今符璽郎。掌節注曰：『節，猶信也。』」《玉篇·卩部》：「子結切，瑞信也，今作節。」《類篇·卩部》：「卩，瑞也。」卩即《說文》「璽卩」，或作「璽節」。

此璽釋作「姪卩（節）」，「姪」字做為姓氏，「卩（節）」當做為「信璽」的「璽節」之省稱，為秦系姓氏私璽。

（八）3736、5604 卩計之餘·蒙訐（信）之餘 楚系 姓名私璽

《璽彙》3736 曾收錄於羅福頤《待時軒印存》，第一字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110、頁 585；5604 與 3736 為同文璽印，曾收錄於《上海

⁴ 施謝捷〈談《古璽彙編》存在的幾個問題〉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6 年 12 月，第 188 頁。《古璽彙考》，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合肥，2006 年 5 月，第 14 頁。

博物館藏印》(簡稱《上博》)，(原書釋作「蒙之信鈔」)，5604 第一字《璽文》則失收；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660、頁 1112，楚系。



《璽彙》3736 蒙訐(信)之鈔(璽)



《璽彙》5604 蒙訐(信)之鈔(璽)

第一字陳光田《戰國璽印分域研究》(簡稱《戰域》)頁 137、湯餘惠〈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〉頁 77⁵皆做為未能辨識的字，二書皆從《璽彙》釋為「□計之鈔(璽)」，《戰域》並云：「璽文第一字不識，可能為機構名稱。」

《汗簡·冂部》載有字形，下云：「蒙，出朱育集字。」《集篆古文韻海·東韻》「蒙」字所載字形與《汗簡·冂部》同，《古文四聲韻·東韻》「蒙」字條亦載：「，朱育集字。」，《汗簡·冂部》、《集篆古文韻海·東韻》及《古文四聲韻·東韻》「蒙」字下方「十」字皆置於右下方，此璽第一字則置於下方，其餘字形皆近似，釋「蒙」應無疑義。

《通志·氏族略·以地為氏》有：「蒙氏。《風俗通》，東蒙主以蒙山為氏。秦有將軍蒙驁，生武，武生恬，皆仕秦。望出安定。宋蒙傳，祥符元年登科。又有蒙汲，台州人。蒙著，封州人。」鄭樵按：「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。又有東蒙，在費西北七十五里，在蒙山之東，主其山之祀者，子孫因山為氏。」《姓纂·東韻》亦載：「蒙，《風俗通》，東蒙主以蒙山為氏。」

此璽另三字做、、，從字形風格知為楚系，參《璽文》3·3、頁 51-52「信」字條，隸作「訐(信)」；參《璽文》6·6、頁 131-133「之」字條，參《璽文》13·7-13·8、頁 319-322「鈔(璽)」字條所列字形。

⁵ 陳光田，《戰國璽印分域研究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出版社，2009年5月，第137頁。
湯餘惠〈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〉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五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6月，第77頁。

本條 3736 與 5604 二璽釋作「蒙訐（信）之銖（璽）」，為楚系姓名私璽。

(九) 0083 □□司工·恟彛（戕）司蒞 齊系 公署璽



《璽彙》0083 恟彛（戕）司蒞

《璽彙》0083 曾收錄於徐士愷《觀自得齋秦漢官私印譜》及羅振玉《磬室所藏璽印》，第一字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41、頁 448，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690、頁 1115。第二字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28、頁 422；《戰編》則收於卷 12、頁 823「戕」字條下。第四字，《璽彙》原釋「工」，《璽文》亦列於 5·3、頁 103「工」字條下；吳振武《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（簡稱《文校》）94 條、頁 55~56 改釋為「蒞」，其說可從⁶。

檢此璽第一字，上从芻、下从心，隸作「恟」，釋為「恟」；所從「芻」字與《璽文》1·5、頁 10「芻」字條所載 0234 齊官銖「卑（裨）醫（將）匠芻心（信）銖」、0570 齊姓名私璽「王芻」字形同，只是本條此璽之「芻」字做橫列，0234 齊官銖與 0570 齊姓名私璽「芻」字做豎列。《玉篇·心部》載：「恟，初卯切，心恟也。」《類篇·心部》云：「恟，楚絞切，心迫也。」

此璽第二字，上從戍、下從井，與齊姓名私璽 1147「高邲心（信）銖」、2218「邲（越）豫之」、5646「孫邲（越）」所從「戍」字同，、、字湯餘惠、何琳儀皆釋「邲」⁷，《戰典》「月」部頁 895「邲」字條載：「齊璽邲，讀越，姓氏，句踐之後，以國為氏，見《萬姓統譜》。」施謝捷《古璽彙考》（簡稱《彙考》）將此璽隸作「彛司蒞」，齊系⁸，其說可從，據戰國文字「異化」

⁶ 吳振武《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1 年 1 月，第 55~56 頁。

⁷ 同注 5，湯餘惠〈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〉，第 82、84、87 頁。

何琳儀，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 年 9 月，第 895 頁。

⁸ 參注 4，第 71 頁。

現象，「𡗗」亦可釋作「𡗗」。

此璽前二字「𡗗𡗗（𡗗）」為地名，地望待考。𡗗古訓縫紉、刺繡，左言東《先秦職官表》頁 121 載《周禮·天官·冢宰》有「縫人」，掌宮內縫紉之事，頁 133 「縫人」條另載：「《序官》：『縫人奄二人。』林尹《今注》：『縫人，掌裁縫衣服之事務者。』《縫人》：『掌王宮之縫線之事，以役女御，以縫王及后之衣服。』按《尚書》有綴衣，即此職。」「司𡗗」當是掌管縫紉、刺繡之官。此璽當為齊系「𡗗𡗗（𡗗）」地區掌管縫紉、刺繡之官所用之公署璽。

(十) 5377 □·𡗗（「背」、「𡗗」或「邶」） 燕系 姓氏璽



《璽彙》5377 𡗗（「背」、「𡗗」或「邶」）

《璽彙》5377 曾收錄於黃濬《尊古齋古璽集林》，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80、頁 526；《戰編》釋做「比」，收於卷六「比」字條下、頁 571。

劉釗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頁 157 將《璽文》附錄 49、頁 463 所錄 3068𡗗、3069𡗗、3066𡗗、3067𡗗、3057𡗗及 5377𡗗諸璽釋為「比」⁹，並舉 3066𡗗、3067𡗗「下部橫畫為飾筆，金文及戰國文字中習見。」徐暢《先秦璽印圖說》頁 148 從其說，訓 3057𡗗為「篋」，並云：

清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·比部》：「比，許書無篋字，古只作比。」「比」即「篋」。齒疏的叫作梳，密的叫作篋，而比（篋）就是密齒可用來梳除蟣虱的篋子。此為產品封檢用印。

《說文·比部》段注：

𡗗，密也。今韻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皆錄此字。要審義足以括之，其本義謂

⁹ 劉釗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出版社，2005 年 7 月，第 157 頁。

相親密也。餘義備也，及也，次也，校也，例也，類也，頻也，擇善而從之也，阿黨也。皆其所引伸。許書無篋字。古祇作比。見《蒼頡篇》、《釋名》、《漢書·匈奴傳》。《周禮》或段比為庀。二人為从。反从為比。猶反人為比也。……𠄎古文比。按蓋从二大也。二大者，二人也。

《戰編》頁 570「比」字條除收錄上揭《璽文》「比」字字形，另載睡虎地雲夢秦簡·效律 27𠄎、燕系貨幣大系·先秦貨幣 4179𠄎、郭店楚簡·老子甲本 33𠄎、成之聞之 17𠄎、晉系《陶彙》9·106𠄎、侯馬盟書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，齊系《陶彙》3·763𠄎及本條所舉 5377𠄎，分域未明；附錄 561、頁 1099 另收有吉林大學藏印 7𠄎。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—叁）文字編》（簡稱《清華簡》）「比」字條載𠄎、𠄎、𠄎等形，《汗簡》卷中之一·42「比」字條則刊有𠄎、𠄎、𠄎，下云：「比，並出裴光遠《集綴》。」《集篆古文韻海·至韻》「比」字也載有𠄎、𠄎等形，上揭「比」字字符除本條所舉 5377𠄎外，或作「从」形、或作「反从為比」形，相同的二「匕」字符皆做同向處理，無一例外。

《說文·从部》段注云：

𠄎，相聽也。聽者，聆也。引伸為相許之僞。言部曰：許，聽也。按从者今之從字，從行而从廢矣。《周禮·司儀》：「客𠄎拜辱於朝。」陸德明本如此。許書凡云从某，大徐作从，小徐作從。江氏聲曰：作从者是也。以類相與曰从，从而人。……

《璽文》8·4、頁 213「從」字條收錄 0996𠄎、1299𠄎、4340𠄎、2929𠄎、2345𠄎、0877𠄎、0943𠄎、0942𠄎、0453𠄎、3040𠄎，如《說文·比部》段注所稱「二人為从」，所錄「从」形，相同的二「人」字符亦皆做同向處理，無一例外。

《戰典·之部》頁 120「北」字條載：「北，甲骨文作𠄎（粹 366），从一正人，从一反人，會相背之意。背之初文。《集韻》：『背，違也。』金文作𠄎（師虎簋）。戰國文字承襲商周文字，或加飾筆作𠄎。」另《說文·北部》段注云：

𠂔，乖也。乖者，戾也。此於其形得其義也。軍奔曰北。其引伸之義也。謂背而走也。韋昭注《國語》曰：「北者，古之背字。」又引伸之為北方。《尚書·大傳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漢律曆志》皆言北方，伏方也。陽氣在下。萬物伏藏。亦乖之義也。从二人相背。

《戰編》卷八、頁 571「北」字條收錄秦系《陶彙》5·175𠂔、雲夢秦簡《答問》174𠂔、九店楚簡 56·50𠂔、郭店楚簡《太一生水》13𠂔、齊系《陶彙》3·664𠂔、3·666𠂔，《清華簡》「北」字條作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等形，《汗簡》卷中之一作𠂔、《古文四聲韻·德韻》作𠂔、《集篆古文韻海·德韻》作𠂔、𠂔。本條 5377 璽文𠂔，上從艸、下從𠂔𠂔（從二人相背），與《戰編》卷八、頁 571「北」字條所錄字形同，從艸、北聲，當嚴隸為「茈」。

《玉篇·艸部》頁 69 有：「茈，音佩，山薺。」《廣韻·隊韻》頁 387 載：「茈，《爾雅》曰：『茈，山薺。』案本亦作薺，薺音劬。」《類篇·艸部》頁 32 亦載：「茈，蒲昧切，艸名。山薺也。」

另《玉篇·艸部》頁 67 載：「薺，居政其聲二切，薺，山薺；又薺，鼠尾，可以染皂。」《玉篇·艸部》頁 69 又載：「薺，胡戒切，菜似韭，亦作薺。」《廣韻·庚韻》頁 187 載：「薺，山薺。」《廣韻·清韻》頁 193 另載：「薺，鼠尾草；又山薺，又音擊。薺，上同。」《類篇·艸部》頁 24 亦載：「薺，渠京切。艸名，山薺也。又渠成切，又堅正切。鼠尾也。」知 5377 璽文𠂔，隸為「茈」，本作「薺」、「薺」，艸名，意「山薺」，又做「山薺」。

《璽彙》另收有 4703~4707，璽文作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，曾分別著錄於郭德陳《遇安廬集古印譜》、王光烈《昔則廬古璽印存》、李培基《古鑒齋藏印》、郭裕之《續齊魯古印攷》、劉鶚《鐵雲藏印》、《故宮博物院藏印》及黃濬《衡齋藏印》等書；第二字《璽彙》未釋，《璽文》未錄；《戰典》頁 782 將 4703 僅稱晉璽，第二字未釋。



《璽彙》4703



《璽彙》4704



《璽彙》4705



《璽彙》4706



《璽彙》4077

敬茝（「敬倍」或「倍敬」）

上揭 4703~4707 諸璽從印面佈局，通常將兩個字從中間分隔，右作「敬」，左作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；實際上，此璽右邊的「敬」字利用挪讓，將原「敬」字部件的「丁」挪移至左邊璽文右下方併連，造成左邊璽文無法順利釋讀。將此二字分別廓清後右邊璽文呈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等「敬」字字形，而左邊璽文則採屈伸、避讓技法，做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等形。4703 與 4704 分別收錄於不同二書，應係同文璽印，上方所從𦍋似為「夂」（屮）字異構，但從 4705~4707 諸璽上部作𦍋、𦍋、𦍋，顯為「艸」部部首，下方字符做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、𦍋，從二人相背，當釋為「北」，4703~4707 諸璽從艸、北聲，與 5377 璽文𦍋同，亦當嚴隸為「茝」。

拙文《古璽摭遺》¹⁰曾將本條 5377 此璽及 4703~4707 諸璽引《玉篇·艸部》頁 68 載：「茝，自容切，古文從。」釋作「𦍋（從）」，現從璽文字形皆上作「艸」、下從二人相背作「北」，從艸、北聲，當改隸為「茝」。《戰典·之部》頁 120「北」字條載：「北，甲骨文作𦍋（粹 366），从一正人，从一反人，會相背之意。背之初文。」「茝」字可訓為「背」。

《姓纂·隊韻》載：「背，古郟國，在今衛州，或作『背』，以國為姓。」岑仲勉校云：「古郟國在今衛州，或作背以國為姓。『郟』，庫本作『背』，『背』作『臂』。按《廣韻》，『郟』與『邶』同，洪刻是，庫本誤。《通志》云：『邶氏亦作『郟』，亦作『背』。』宋本《辯證》、《備要》一七典與此略同。」

《通志·氏族略·夏、商以前國》云：「邶氏。亦作郟，亦作背，即商都也。武王伐紂，分其地為三監。自紂城而東謂之邶。漕，邶地也，封紂子武庚於此，

¹⁰ 拙文《古璽摭遺》，《2006 書畫藝術學刊》第 1 期，臺北縣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2006 年 11 月，第 109~110 頁。

以霍叔尹之。及三監叛，周公伐之，而並其地為衛，邶國往往自此亡矣。子孫以國為氏。」

《玉篇·邑部》有：「邶，蒲內切，紂城東曰衛，南曰鄘，北曰邶也。鄘，同上。」

《類篇·邑部》載：「邶，補妹切，古國名，一曰邑名，在齊。又蒲昧切，《說文》故商邑名，河內朝歌以北是也。」

《廣韻·隊韻》亦云：「鄘，紂之畿內國名，東曰衛，南曰鄘，北曰鄘。邶，同上。」《廣韻·隊韻》另載：「背，向背。」「背，棄背，又姓也。又補妹切。」知「背」亦做為姓氏。

本條 5377 單字璽，隸作「茈」，做為姓氏可釋為「背」、「背」或「邶」，從璽印文字多做弧線處理，竊以為係燕系風格，為姓氏璽。

《墨子·尚賢》中載：「使治官府則盜竊，守城則倍畔。」「倍畔」即「背叛」，「倍」通「背」。又《說文·人部》段注：「倍，反也。此倍之本義。《中庸》：『為下不倍。』、《緇衣》：『信以結之，則民不倍。』、《論語》：『斯遠鄙倍。』皆是也。引伸之為倍文之倍。大司樂注曰：『倍文曰諷。不面其文而讀之也。』，又引伸之為加倍之倍。以反者覆也。覆之則有二面。故二之曰倍。俗人詭析，乃謂此專為加倍字。而倍上、倍文則皆用背。餘義行而本義廢矣。倍之或體作背，見《坊記》、《投壺》、《荀卿子》。」

倍，並母、之部；背，幫母、職部。並、幫旁紐雙聲，之、職陰入對轉迭韻，屬音近通假¹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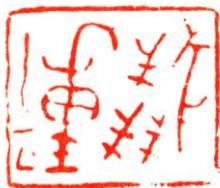
另《周易·說卦》有：「巽為近利市三倍。」義加倍也；《左傳·僖公三十年》

¹¹ 張衍、許夢麟主編《通假大字典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4月，第56~57頁。

載：「焉用亡鄭以倍鄰。」注：「倍，益也。」《莊子·養生主》云：「是遯天倍情。」釋文：「倍，加也。」義益也、加也；《玉篇·人部》亦載：「倍，步乃切，《易》曰：『近市利三倍。』倍謂一兩之也。」《類篇·人部》亦云：「倍，蒲枚切，河神名，一曰倍尾，山名。又蒲來切，又部浼切，反也。又薄亥切，又補妹切，加也。《莊子》：『遁天倍情。』」

4703~4707 諸璽做為箴言璽，據此可隸為「敬茈」，釋為「敬倍」，與戰國箴言璽中以「敬」為主的「敬事」(4142~4198)、「敬上」(4200~4223)、「敬命」(4225~4230)、「敬守」或「守敬」(4231~4235)、「敬文」(4237~4242)、「敬之」(4243~4246)、「敬行」(4254)、「敬老」(4255)、「敬壽」(4256)、「敬身(信)」(4257~4258)、「敬士」(4259)、「敬丌(其)上」(4715~4726)……諸璽義近。戰國璽印或左讀、或右讀往往無別，4703~4707 可釋作「敬倍」或「倍敬」，「倍」字義益也、加也、加倍也，為晉系箴言璽。

(十一) 3400 □郵·郵(重)猺(猺) 晉系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3400
原釋「□郵」



《璽彙》3400 水平翻轉
改釋「郵(重)猺(猺)」

《璽彙》3400 曾收錄於黃濬《尊古齋古璽集林》、陳漢第《伏廬璽印》、《故宮博物院藏印》，原載右邊第一字《璽文》做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79、頁 523；《戰編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璽，收於附錄 405、頁 1080。《璽彙》原釋作「郵」的第二字《璽文》亦做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79、頁 524；《戰編》則收於頁 438 卷六「郵」字條下。

如前述何琳儀《戰論》將戰國文字形體演變分為「簡化」、「繁化」、「異化」等現象，「異化」中又歸納為：「方位互作」、「正倒互作」、「正側互作」、「左右互作」、「上下互作」、「內外互作」和「四周互作」等。

檢《璽彙》3400 原釋「□郵」，字形多「正反互作」，第一字原作，在水平翻轉後，除右邊「邑」部倒置字形部件與「重」字作「正倒互作」外，餘皆可清楚辨識。

做為水平翻轉後的第一字作，右部回復正作後作，从邑、重聲，隸作「郵」，又見《璽彙》1985~2042 所錄「郵」諸姓名私璽，《璽文》收於 6·16~17、頁 152~153。吳振武《文校》145 條云：「郵字在原璽中皆用作姓氏，應即古璽和漢印中習見的重氏之重的異體。」〈《古璽彙編》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〉¹²（簡稱〈文訂〉）頁 358~359 則改隸作「童」，《元和姓纂·東韻》云：「顓頊生老童，子孫以王父字為氏。」何琳儀《戰典》頁 365 載：「郵，从邑，重聲。戰國文字郵，讀重。……或讀董。」

檢《璽彙》1985~2042「郵」姓諸璽，除 1985~2001、2036~2038、2041 為燕系外，餘皆晉系姓名私璽。儘管前賢閱論或以為「郵」亦可釋「童」、「董」，不過《璽彙》有齊系 1277「童休（休）」、1278「童驪（𨾏）」，3196~3197 另見「重」姓姓名私璽（〈文訂〉改釋「童」¹³），戰國人在用作地名、姓氏的文字上也常常加注邑旁，因此「郵」仍宜釋為「重」；《廣韻·鍾韻》載：「重，複也。疊也。直容切。又，直勇、直用二切。」《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》云：「惠（棟）氏云：後漢有重異。注云：重姓，異名，見《耿弇傳》。《姓譜》曰：南正重之後。」《元和姓纂·鍾韻》亦載：「重，《風俗通》：重黎之後。少昊時南正重司天，以官為氏。」說又見《姓譜》。

本條 3400 璽文水準翻轉後的第二字作，左作、右作（從三犬），隸作「獫」，何琳儀《戰論》頁 213 載：「戰國文字之中也存在大量的繁化現象。所謂『繁化』，一般是指對文字形體的增繁。『繁化』所增加的形體、偏旁、筆畫等，對原來的文字是多餘的。因此有時『可有可無』。」例見《璽文》5·2、頁 101「丌」5023 作、5024 作；《說文》「豨」小篆作，《璽文》9·10、頁 243「豨」1447

¹² 同注 6，附錄，第 358~359 頁。

又見吳振武，〈《古璽彙編》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〉，《古文字學論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，1983 年 9 月，第 502~503 頁。

¹³ 同注 6，第 369 頁；又同注 12，第 513 頁。

則作𠄎，*《字匯補》*載：「𠄎，同豨。」字與 1447 𠄎吻合。

又，鄂君啟舟節「月」作，信陽楚簡 1·023 作（繁化从三「月」），另檢*《字匯補》*「陰」作阴，即今中國大陸簡化字所本，*《篇海》*「陰」則作阴（从三月），從而可證信陽楚簡繁化从三「月」之，確為之繁文。*《集篆古文韻海·禡韻》*有𠄎字（右部從穴、從三瓜），原載「擢」，丁治民據*《集韻》*校補：「擢、摭異體。」改釋為「摭」。

《璽彙》 3400 右部从三犬，亦係「𠄎」之繁文，字从犬、𠄎聲，隸作「𠄎」，當釋作「𠄎」，*《說文·犬部》*：「𠄎，犬齧也。从犬、𠄎聲。」*《玉篇·犬部》*：「𠄎，初板切。齧也。犬食也。」*《廣韻·潛韻》*：「𠄎，齧也。」*《類篇·犬部》*：「𠄎，楚館切。*《說文》*齧也。又楚限切，又仕限切。犬食曰𠄎。」

此璽釋作「郵（重）𠄎（𠄎）」，為晉系姓名私璽。

三、結語

*《璽彙》*所錄單字璽，舊釋皆從原釋視為單字，細審其中不乏多字璽或姓名、姓氏私璽；部分璽印或因原收藏者鈐印時未察，致有部分印璽方位倒置，以致無法辨識或釋義分歧。

本研究透過版本學參酌刊行的譜錄圖版，經由檢核比對，採用精印的印譜原印鈕制與印面圖版，撰寫時提供了不少精確的辨證資料；在進行採樣、資料歸納、建檔時，經由不同版本比較、分析，質性取樣擇錄最佳版本，藉由放大觀察，更進而發現當中的細微處及前人所忽略之處，追索出無法解讀或謬誤之處。

本文於案牘之餘僅就部份璽印不揣譎陋略抒管窺，冀望海內外方家不吝提供高見。撰寫期間，感謝洪夙貞小姐、羅君添進、謝宜樺女棣於百忙當中增補疑難字造字，特此申謝！

四、參考文獻

- 《2006 書畫藝術學刊》第 1 期，臺北縣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2006 年 11 月。
- 《書畫藝術學刊》第 16 期，新北市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2014 年 7 月。
- 上海博物館藏印選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79 年 8 月一版，1991 年 2 月。
- 左言東，《先秦職官表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4 年 7 月。
- 宋·司馬光等編，《類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 年 12 月，2012 年 2 月三刷。
- 宋·杜從古撰、丁治民校補，《集篆古文韻海校補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 年 1 月。
- 宋·郭忠恕、夏竦編；李零、劉新光整理，《汗簡·古文四聲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 年 12 月，2010 年 7 月二版。
- 宋·陳彭年等編，林尹校訂，《宋本廣韻》，臺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 65 年 9 月。
- 吳良寶，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 3 月。
- 吳振武，〈《古璽彙編》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〉，《古文字學論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，1983 年 9 月。又載吳振武：《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附錄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1 年 1 月。
- 吳振武，《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，吉林大學博士論文，長春，1984 年 10 月；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1 年 1 月。
- 李守奎，《楚文字編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 12 月。
- 李家浩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李家浩卷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 12 月。
- 沈建華、賈連翔編，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—叁）文字編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4 年 5 月。
- 何琳儀，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 年 9 月。
- 何琳儀，《戰國文字通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 4 月；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3 年 1 月訂補本。
- 宋·鄭樵撰；王樹民點校，《通志二十略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 年 11 月。

- 范祥雍補釋，《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10月。
- 施謝捷，《古璽彙考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，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6年5月。
- 高明，《古陶文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3月。
- 唐·林寶撰；岑仲勉校記，《元和姓纂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5月，2008年3月二刷。
-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五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6月。
- 徐暢，《先秦璽印圖說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年1月。
- 陳光田，《戰國璽印分域研究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出版社，2009年5月。
- 張桁、許夢麟主編，《通假大字典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4月。
- 梁·顧野王，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7月，2004年1月二刷。
-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12月。
- 湯餘惠，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12月。
-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63年9月，民國75年12月增訂二版。
- 劉釗，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出版社，2005年7月。
- 羅福頤，《古璽文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10月，1994年6月二刷。
- 羅福頤，《古璽彙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12月，1994年6月二刷。
- 《辭海》，臺北：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64年8月大字修訂本台十四版。

